

产业快速发展却无“游戏规则”

电动车充电站建设标准缺失竞争无序

本报记者 李国
本报实习生 李依灿

随着重庆市电力公司旗下首座电动汽车示范充电站在江北茶园开建,重庆电动汽车配套设施大规模建设拉开序幕。记者8月12日在茶园工地看到,建设者们正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加快充电站基础设施建设,预计今年9月就能投入营运。

据不完全统计,包括重庆在内的国内10个城市计划、在建、已建成电动车充电站(桩),累计投资超过3亿元,充电站建设在“高歌猛进”,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目前我国尚无出台充电站相关标准和政策。

充电站建设,如火如荼

据了解,长安汽车集团已在去年底,推出了国内首款纯电动汽车,但充电问题成为推广的主要障碍。重庆市电力公司相关负责人8月12日介绍,该公司今年计划投资约2500万元,在渝中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和九龙坡区的居民小区、停车场、商场等区域,建设50个充电桩。“十二五”期间,重庆主城区力争建设20座大型充电站和1000个充电桩,并专项投资10千伏及以下配网建设与改造,今后,还将进一步加大充电站建设资金投入,为充电设施的顺利接入创造条件。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根据国家电网公司2010年电动汽车推广计划,已确定75座

电动汽车充电站和6209个充电桩试点建设计划。据了解,这些充电桩将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郑州等27个大中城市。尽管国内的电动汽车充电站建设标准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正式出炉,但各方资本已经提前嗅到了充电站市场蕴藏的巨大商机,纷纷抢滩上马。

电动车充电站投资小,技术上已经没有疑难问题,一座充电站内可以建设几十个充电桩,目前一个充电站平均投资约为300万元。对“高歌猛进”的充电站建设计划,国家电网有关人士暗示,加大充电站的建设,是因为公司看到了未来低碳经济的趋向,利用电网终端销售的上风,首先占领市场。在这轮已经开始的充电站建设的“圈地运动”中,电企巨头显然抢到了领先地位。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四部委联合出台了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细则,补贴细则的出台为企业建设充电站的热情再添一把火,可以说,现在国内的充电站建设,已成燎原之势。

能源巨头“群雄逐鹿”,争夺建站标准

有业内人士指出,现在建充电站除了“圈地”,没有什么太多的实际意义。正如长安新能源汽车公司负责人所言:“对于充电站建设,以前是我们(汽车企业)急,他们(能源企业)不急,现在我们着急,他们更着急了,我

相信未来充电站建设牌照的争夺,会比现在加油站建设牌照的争夺更激烈。”

抢占先机是企业的制胜之道。在目前的情况下,国家虽有大力倡导,各企业又蠢蠢欲动,但这场渐趋白热化的竞争,却面对一个尴尬的现实:我国尚无出台电动汽车和充电站相关标准和政策。

业内的消息是:国家最快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确定充电站建设的标准,而国际标准则要等到2012年才能出炉。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参与并主导国内充电站市场的几大巨头都在各自忙活,包括在技术标准和规划方面尚未形成统一。事实上,由于看好电动汽车未来发展前景,加上政府并未明确准入门槛,众多企业瞅准时机投身于充电设施的开发建设中。这对加快产业化发展有积极作用,但也要考虑综合实力和风险承受力。

目前能让各大能源巨头“群雄逐鹿”的最大竞争点,可能是充电站的标准。现在各利益方都在搞标准,国家电网想推广自己的标准,南方电网要推广它的标准,电力部门的标准还要和电动车生产企业的标准统一起来。但问题是:没有协调机构,大家各做各的,所以推进速度很慢。

有人这样描述了这个尚未成形的标准:“标准关系到市场份额,是利益的关键点之一,哪一方的标准得到国家认可,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润。”

2010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将突破7000

万辆,到2020年,这一数据将可能翻番达到1.5亿辆左右。在未来,如果传统汽车的位置被电动车所替代,充电站给能源车企带来的利润,由于有如此规模的汽车保有量作支撑,将相当可观。

“中国充电站建设的高峰期应该在2012年才正式到来,目前还只是启动期。”国内资深汽车分析师周寒松表示,未来市场成熟时,一座中型的充电站每月能赚34.2万元,如果投资一座充电站平均为300万元,那么3年时间就能收回成本,而剩下的就是“坐等收钱”。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周鹤良表示:在电动车商业化的早期,就应该在电动车行业范围内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公共场所的充电装置与电动车的充电接口、充电规范和接口协议,并制定充电站的安全性标准。可以说,标准出台越早,对我国实现充电站普及就越有利。

尽早出台标准,政府部门不应“缺位”

“建设充电站,需要很多部门配合。比如说要征地,一个充电站和一个加油站用地面积差不多,到哪里找地方?即使是建简易充电桩占地不大,也总要找个地方。”国家电网一直在努力推进充电站、充电桩的建设,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征地、规划等环节困难重重,仅靠自身力量无法完成。

没有规划,各自建站,势必造成充电站建

设的混乱,业界早已发出明确信号:希望在国内电动车充电站产业启动之初,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能及早介入指导,制定标准,做好规划,并鼓励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多种投资主体,参与有序竞争。

“标准不统一,是电动车行业发展过程中很大的问题。”长安汽车集团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不同的充电模式,也是目前各大企业角力的焦点,就连电动车生产阵营,也因不同的充电模式形成两大门派。如一汽、上汽、东风、长安等国内十家整车企业,去年8月联合成立电动车产业联盟,推动插电式电动车的商业标准和模式。而浙江康迪则与中海油、中国普天、浙江天能电池有限公司达成协议,成立“中国纯电动汽车产业化推进联盟”,力图扩大“换电池”模式的影响力。

据悉,纯电动车国家标准最快年底前有望推出。而国家标准委已经在加速推进充电接口标准的制定。如此看来,充电站标准或许将先于电动车国家标准出台。

“几年前,电动车几乎无人谈起,现在各大央企都很积极,但由于政府未出台任何电动车和充电站建设标准,无序竞争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此间有业内人士认为:“如果企业所做的计划都能按期完成的话,全国充电站数量将会非常可观,但是,电动车的发展能否跟上充电站发展呢?答案还很不明确。”

有关专家指出,即将出台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不仅要着眼于如何使用补贴手段鼓励汽车企业和消费者生产、使用新能源汽车,还要提出对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准和规划。从国家层面明确充电站的标准建设和要求,通过市场手段解决使用瓶颈,避免资源浪费。

“因缺乏政策引导,市场基本处于混乱竞争状态,很多新的投资主体都进入到这个市场中来,一旦出现变化,充电的模式和未来的市场,就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重庆电力公司一管理人士对记者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上接第1版)

号贩子和警察玩起了“躲猫猫”

在同仁医院,记者和穿绿衣服的号贩子说到一半时,两辆摩托车向挂号大厅驶来,该男子立刻停止谈话,迅速向医院外边走去,之前向记者“倒号”的两名号贩子也立即远远走开。之前一直坐在大厅外面椅子上看报纸不时打量记者的一位中年男子,此时也迅速起身、快步离开。

两辆摩托车停在挂号大厅处,摩托车一侧写着“东华门地区巡防”,两名巡防员下车后在附近转了一圈,之后似乎去了旁边的楼里巡逻。见巡防人员离开了挂号大厅,穿绿衣服的号贩子回来,继续询问挂号大厅外的患者“是否要号”。来自内蒙家的刘大爷一家随后表示要看号贩子手里的专家号。刘大爷的儿媳拿过号一看,确实如该男孩所说:“今天下午的号,张教授的电话号,1号。”此时,两名巡防员回来,该男孩抢过号,再次向远处走去。

两名巡防员随后驾车离去,小男孩远远地站在大楼的楼梯处。刘大爷一家向其招手,小男孩再次过来。刘大爷一家决定拿着小男孩的号去试试。刘大爷的儿子、儿媳拿着号带着老人去看病,刘大爷的女儿带着两个孩子和小男孩一起在楼外等待。

拿着小男孩给的专家号和就诊卡,刘大爷顺利地走进了张教授的诊室。

患者痛恨号贩子却又倍感无奈

北京中医医院的大厅里,并没有看到号贩子进行“倒号”,记者询问大厅里的罗大爷,罗大爷表示“以前偶尔看到号贩子,今天倒是没看到。”另一位刚看病的出来的女士也表示,“中医医院号贩子还稍微少一点,偶尔也有。”

在同仁医院看病的刘大爷虽然通过号贩子顺利看上了病,却并不念号贩子的“好”。刘大爷说:“我宁可有号贩子自己来排队,就是排不上,那是看病的人多,没办法,大家都公平排队,号都落号贩子手里了,这算什么事儿。”

在协和医院,附近警务站的巡防员马师傅穿着便衣坐在挂号大厅门口。据马师傅介绍,“警务站的人员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在这值班,挂号大厅门口是号贩子扎堆的地方,他们经常在这儿跟患者拉价,所以我们把这控制住,就好多了。”据山东的刘大哥介绍:“我去年来过两次,都是排队排了两天,排不上,最后只能从号贩子手里买号,这回来了排不上,就直接找号贩子买号了。”

(本报北京8月13日电)

老党员买买提成了“抗洪明星”

(上接第1版)临出院前,医生嘱咐他要好好休息,不能过度劳累。村民们考虑到他年纪大,身体有病,都劝他回家休息。买买提·亚库甫大手一挥:“大家都在抗洪,我能回家睡觉?”

在抗洪现场,当地电视台记录下了这位老党员忙碌的身影,买买提·亚库甫也迅速成为当地的“抗洪明星”。

8月10日,库车县抗洪抢险工作基本结束,哈尼喀塔木乡卫生院和县维吾尔医医院的医务人员专程赶到买买提·亚库甫的家里,为这位高龄抗洪明星检查身体。当得知身体并无大碍时,买买提·亚库甫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拉着小桶来到自家菜地摘了一桶西红柿,赶着毛驴车来到村头。他说:“村头的道路被洪水冲断后,还没修好,我要用西红柿慰问修路的村民呢!”

央乃艾日克村在这次洪灾中,有500亩棉田被冲毁,为了帮助受灾群众减少损失,买买提·亚库甫又开始四处张罗着为村民买种子,帮助受灾群众及早补种各种庄稼。

80岁的孤寡老人司马义·热西提在政府的帮助下,盖起了抗震安居房,但未安装的窗框被洪水冲走了。买买提·亚库甫知道后,叫来几个村民,把自己家准备建抗震安居房用的窗框拆走送给了他。

退休以后,买买提·亚库甫一直以老党员的身份为村民排忧解难,村民们习惯地称他为“买买提书记”。在他看来,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是一个老党员、老支书应尽的责任。(新华社乌鲁木齐8月13日电)

灾难中,我们风雨同舟

(上接第1版)

4个、5个、10个……官兵们冒着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的泥石流危险,手刨锹挖,争分夺秒抢救遇险群众。到8日下午,他们已搜救群众38人。

从8日中午开始,解放军战士、消防官兵等大批救援人员陆续进入舟曲灾区,一张抢救生命的大网迅速覆盖全城灾区。

从县城东北侧汹涌而下长达5公里的泥石流覆盖,是舟曲灾区的核心区域,周围村被整体覆盖,三眼村、北街村、东街村及周边楼房遭受重创,上千群众被掩埋……这里是救人的主战场。

泥石流深达数米,周边街道也灌满泥浆……铺上木板,踏着露出的山石,救援人员冒着危险逐村、逐街一刻不停地抢救受困群众。泥石流不同于一般灾害,受灾群众往往无处躲藏,生还希望很小。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决不放弃,抱着最大的信心,相信泥浆废墟下的坚持。

“只要被困群众都能安全脱险,我宁愿做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已坚守5天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中队中队长李锐说。

舟曲县城内,特大泥石流横截城内白龙江造成回水,形成一个长约3公里、最深达14米的堰塞湖,众多群众被困在楼房上。甘南州消防支队和兰州军区某舟桥团作为负担城区被淹地段群众疏散的主要力量,也在争分夺秒地抢救被洪水围困的受灾群众。

坚持不懈,续写生命的奇迹——

9日上午,下半身被埋在淤泥之中,受困30多个小时的东街村居民杨金凤被武警甘肃总队医院医疗救治队搜救发现,武警官兵在墙上打了一个70公分宽的洞,钻进去将这位74岁的老人救出;

10日10时许,被埋在淤泥之中的废墟之下的藏族群众刘马姓代被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民兵解救;

11日9时许,虽然已过了最佳救援的黄金72小时,但兰州军区某舟桥团官兵仍对被浸泡在堰塞湖中的80多座楼房进行逐户排查和搜救工作,一名被洪水围困于楼内81个小时的男子,奄奄一息中被该团官兵发现;

……

“当时泥石流像大黑狗一样扑过来,我想的就是听天由命。”还在医院中接受治疗的杨金凤身体恢复得很快,她说,“没想到还能活着出来,真高兴啊!”

以人为本,生命至上。

正是凭着一次次的搜寻,一次次的救援,像杨金凤一样的诸多被困群众得以重生。据统计,目前已有1243名群众获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举国进行总动员,有力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12日11时50分,舟曲灾区一个男婴在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野战医院呱呱坠地。

“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们娘俩!”刚生下宝宝的月圆梦藏族妇女杨刚吉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杨刚吉的丈夫当夜被泥石流冲走,她倒塌的防盗门压在下面,拴回了一条命。9日,即将临盆的杨刚吉被紧急送到了部队野战医院。

危急时刻,正是凭借紧急集结到舟曲灾区的各种救援力量,蒙受天顶之灾的许多群众才及时转危为安。

医疗救治、伤员转运、物资输送……一个个及时有效的措施,一项项缜密有序的部署,一次次科学有力的救援,强大的举国动员能力再次彰显出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灾后,几乎在一天时间内,大批帐篷、药品、食品等各种救灾物资就运抵舟曲,数千名

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和其他抢险救灾大军就紧急驰援至灾区展开救援。

这是到11日中午的一组救灾物资统计数字:7038顶棉被、2万床棉被、2000件棉大衣、5000条睡袋、8000张折叠床、4.9万件方便食品、1万斤面粉、5.6万件矿泉水、1万包点心、4.6万个大饼、230台发电机、10万支蜡烛、1万个手电筒等救灾物资运抵舟曲。

这是截至12日的一组军队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统计数字:军队和武警部队共投入兵力6351人,民兵预备役人员3500余名,派出3支医疗救援队、1支防疫队,出动飞机和直升机19架,各种车辆机械401台,冲锋舟35艘。为了舟曲灾区,为了百姓安危,各路救援大军迅速展开科学救援,受灾群众安置工作有序进行——

缺水断电,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舟曲县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妇幼保健站等大部分医疗防疫机构被泥沙淹没。在抓紧搜救每一个生命的同时,救治受伤群众刻不容缓,也面临极大困难。

“一定要全力做好伤员的救治。”8日下午,卫生部负责人对医疗救治工作下了“军令状”,集结北京、甘肃等卫生救援队,紧急成立包括医疗救治、防疫消杀、联络、救援物资募集4个小组在内的医疗卫生工作组。

几天下来,422名受灾群众得到救治,76名需要住院治疗的伤员相继通过直升飞机、救护车转运至医疗条件更好的周边市区。兰州军区总医院、解放军第一医院、甘肃中医院、兰州大学第一医院、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天水第一人民医院、天水第二人民医院……纷纷抽调医护人员,进行伤员救治。

舟曲县城狭小,约4平方公里的城区容纳了4万多名居民,近万名救援人员又聚集于此,且潮湿高热,防疫任务十分艰巨。

甘肃省卫生厅厅长刘维忠介绍,目前,300余名医疗、防疫、监督等方面的专业人员,70余辆救护车、防疫和卫生监督专用车辆,400多公斤消毒液、4万片消毒片、20升灭蝇药等消毒药品及200多件消杀器械已迅速向舟曲集结,全面开展医疗卫生防疫工作,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

保障受灾群众有住处、有饭吃、有水喝,是灾后安置的重要任务。

“泥石流发生时,我是穿着背心跑出来的,当时还担心接下来会无家可归,没想到第二天就住进了安置点的帐篷,今天还领到了水和食品。”55岁的舟曲市民杨昌林在位于舟曲三中的集中安置救助点告诉记者。

目前,舟曲三中、舟曲一中以及春江广场等地势平坦的地方,都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帐篷村”。医疗救助、物资发放、电力电信等设施也均服务于此。

水是生命之源。灾害发生后,县城唯一的供水系统被冲毁,仅有的一处机井只能勉强维持使用,城区4万多名居民用水基本中断,全城叫“渴”。

为保障供水,一切可动用的力量都动员起来。到12日,当地水利部门已累计在城区单位和居民区内找到8口水井并经过24小时卫生检测达到安全标准,近日内县城24处水井将可向周边居民供水。天水市支援的2台饮用水水质净化设备已开始为群众净化生活用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协调支援的大型移动饮用水保障车已经于11日晨6时开始启用,每日可处理饮用水300立方米,可供3万人日常用水。

……

10日上午,舟曲县南街上的宏远超市开张营业,成为灾后重新开张的第一家超市。“感谢救援部队,我的超市能够恢复,也想去感谢提供最大方便。”老板韩安彬说。此后几日,舟曲县城又有几十家商户开门营业,全县的商贸流通业开始全面恢复。

经过连续昼夜奋战,在全国人民的帮助

下,在近万名救援大军的支援下,泥石流带逐渐被清开,堰塞湖险情基本消除,电力和电信设施正在恢复,灾后安置工作有序开展,满目疮痍的舟曲小城正在逐步复苏,生机重现……

血浓于水,风雨同舟——泥石流冲不断中华儿女的手足亲情,冲不垮救灾驰援的大爱仁心

12日晚,一场情系舟曲的大型赈灾义演在甘肃省广电总台演播大厅举行,爱心在这里汇聚,现场一浪高过一浪的捐助活动,写下了血浓于水的动人篇章。截至义演结束,现场捐款达1.3亿元。

灾难无情,人间有爱!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舟曲,华夏儿女血脉相连、风雨同舟的感人场景一次又一次重现!

一批批救援人员,一车车救灾物资,一笔笔凝聚爱心的捐款,承载着亿万中华儿女的大爱,涌向灾区的每一个角落,传递着人间真情——

12日下午,中华慈善总会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捐赠者。一位八十岁高龄的老先生,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拎着重重的包裹,边走边听才找到了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二环路中华慈善总会捐款处。这位姓胡的老先生在电视上看到甘肃舟曲发生泥石流后,感到十分难过,就和老伴一起收拾出了一些干净的衣服被褥,并拿出了平时积攒的500元钱。

500元、1000元、1万元……捐款如流水汇聚成海,钱不在多少,背后都是一颗颗滚烫的关爱之心。

从个人到企业,从机关部门到社会团体……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上下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无论路有多远,山有多高,都阻挡不了全国各地的关爱——

8日深夜,曾经遭受汶川地震重创的四川广元市的150余名民兵沿着陡坡深涧向舟曲挺进——经历400多公里的跋涉后,9日5时许抵达舟曲立即开展施救。目前,这150余名民兵昼夜奋战在救灾一线,先后清理出各类物资上千件,搬运救灾物资30余吨,挖掘出17具遗体,并成功救出1名被埋长达近60个小时的中年男子。

9日22时,河北石家庄市出租车雷锋车队一行8人,驾驶两辆出租车,携带方便面、矿泉水、止血绷带等物品,连夜赶往距石家庄市2200公里的甘肃舟曲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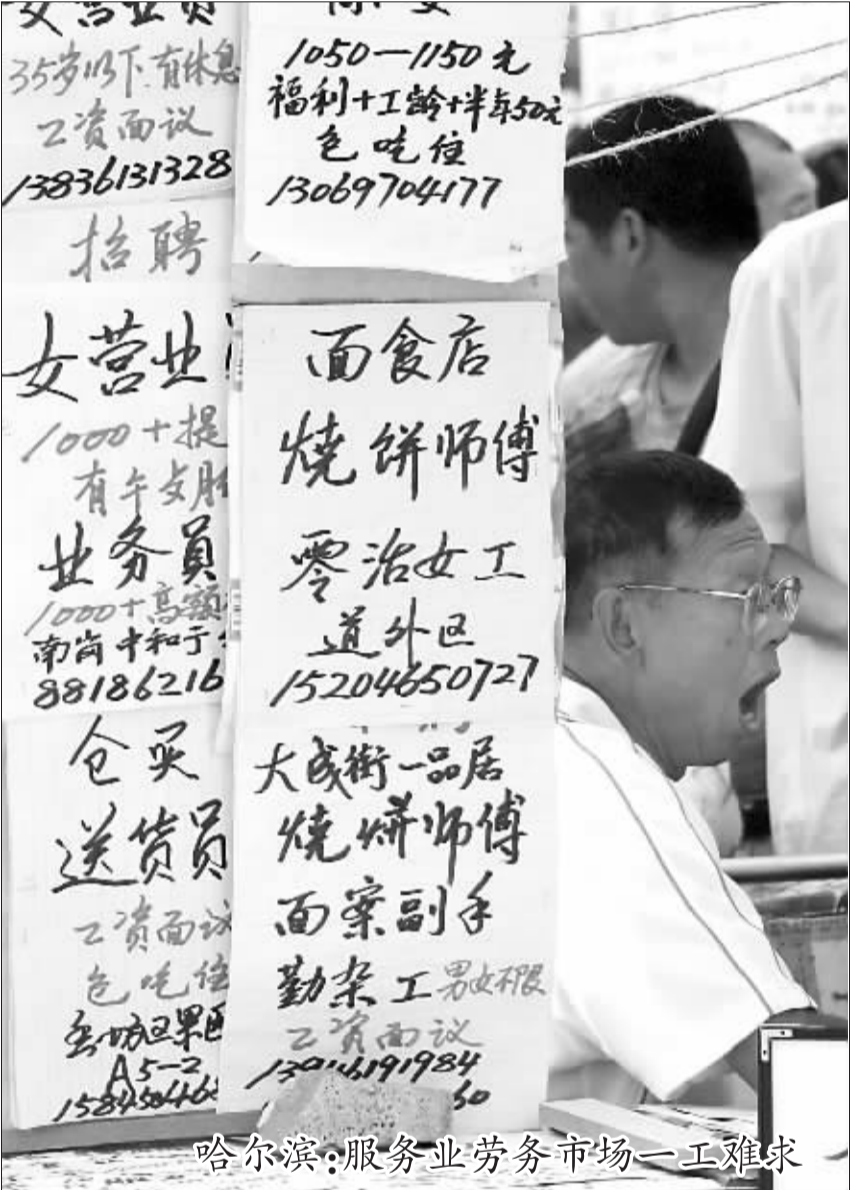
12日下午,在翻越腊子口天险、经过两天长途跋涉后,曾经参与汶川地震、广西抗旱、玉树地震等救灾支援的北京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将装载价值4万元的西瓜、米面、矿泉水及常用药品的大卡车运抵舟曲灾区。领队刘宝宗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们义不容辞!”

爱心也在各大网站涌动。“再大的困难,都压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灾难能毁掉家园,可毁不断中国13亿人民、56个民族的心手相连。”网友们纷纷留言发祝福舟曲,奉献爱心。

手牵手,肩并肩,心连心,只为众志成城信念的坚守,只为风雨同舟深情的表达——山河作证,我们万众一心!

山河作证,我们风雨同舟!救援还在进行,大爱始终涌动。有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有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援,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保证,我们一定能取得这场特大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全面胜利,也一定能重建一个更美好的新家园!

(新华社舟曲8月13日电)(记者张旭东、张泽远、姚润丰、刘奕湛、宋常青、邹伟、黄小希、赵超、卫教雨、晓晓英、周英峰、刘菊花、周婷玉)



哈尔滨:服务业劳务市场一工难求

8月12日,哈尔滨市抚顺街人才市场餐饮、宾馆、物业、家政等服务类行业用工需求量较大,相对的工酬也都在千元以上,但前来应聘者却很少。据了解,随着惠农政策的逐年提高,大部分农民选择在家乡务农。同时,打工人员主体已经转移到“80后”,而目前“80后”的学历较高,主观意愿不倾向于从事服务类行业。 陈贺摄

时代先锋

王万青:玛曲草原的“好曼巴”

本报记者 康剑

当年,意气风发的王万青提笔就在毕业志愿上写了一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不几天,派遣通知下来,他被派到了最少医生的地方——甘南藏族自治州。

1968年12月26日,这位当年上海医科大学的高材生,身穿一身薄棉衣踏上了开往兰州的火车。6天后的元旦当天到达兰州,又走了两天才到达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合作市,那时节漫天大雪,高原的冬天寒冷彻骨。

到了合作市,他问,有比合作更艰苦的地方吗?接待人员说:那你去玛曲吧。

到了玛曲县医院,他又问,玛曲的什么地方最艰苦?接待人员说,那你去阿万仓卫生院吧。

就这样从繁华的上海,经过了一番曲折,王万青来到黄河上游第一湾、平均海拔3800米的玛曲草原。王万青说,人一辈子要干好一件事情,我就当一位草原医生。

42年后,王万青还留在玛曲,娶了位藏族妻子,养育了4位子女。他的家安在玛曲县医院右侧的一院很局促的小平房里。就在这里,退休的王万青依然为群众义诊,闲时读书作画。

客厅,从他居住的环境看,和当地普通牧民没有太多区别,唯一不同的是四周的墙上挂满了他新创作的水彩画,一幅幅的草原景色让人感觉到这个年轻画师的长者,心依然火热。

王万青在草原的经历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

初到草原,他像当地牧民一样,学着骑马过冰冻的黄河,结果马蹄刚踏上去就撒野,把他重重地摔在冰面上,砸了一个窟窿就掉进黄河里,好在是岸边,否则后果难料;他去牧区巡诊,结果遭到藏獒扑咬,从马背上摔下来,腰重重地垫在一块石头上昏迷过去;1980年初,省卫生厅给他配了手扶拖拉机,一次晚出诊,拖拉机翻到了草沟里,被压伤的左腿当时大腿还粗……

玛曲草原地处甘、青、川3省交界处,是一个以藏族为主的纯牧业县,海拔高,道路难行,信息不畅,医疗条件很是简陋。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把自己的医术发挥到了极致,在草皮砌成的病房里,在手电和马灯组成的“无影灯”下,在用桌子拼成的“手术台”上,他完成了阿万仓有史以来的第一例手术——为一位藏族阿爸解除了胆囊痛苦。此后,大到颅骨损伤,小到阑尾切除,大大小小,从头到脚,从骨科到妇科的手术做过了无数例。

1984年,一名叫南美的10岁牧童,被牛角顶穿了肚子,抬到王万青面前时,外露肠管都已变色,血压测不到,只有一点微弱的心跳。

奄奄一息的小南美经过王万青10多个小时的手术治疗,终于脱离了危险。对此,牧民们都称赞他为“草原好曼巴(医生)”。

阿万仓乡共有牧民3000多户,居住在草原的各个角落。他和凯·结婚后,一起出诊、巡诊,走遍了方圆1000平方公里的草原,在牛粪堆上为大出血休克的产妇实施胎盘剥离术;在夏窝子(夏季放牧点)中彻夜守候、人工呼吸抢救患肺炎心脏的新生儿;成功地从死神手里夺回一名急性高原肺水肿牧民的生命……

藏族人名重很多,男的叫扎西,女的叫卓玛,分不清是哪个生产队的。王万青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建一个册,群众来看病时,先问是哪个队的,然后问年龄、性别,得了什么病,一一登记下来,记录在册。下次再来看病时,只要报上所在生产队,就能轻松找到相应的个人病历,就这样,王万青为全乡3000多人建立了门诊病历,草原上的牧民从此有了自己的健康档案。

1988年,他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这是他在任职时所获得的最高荣誉。在他的母校——上海医科大学并入复旦大学后,2009年复旦把奖励杰出校友的最高奖——校长奖,颁给了王万青。

踩着红地毯走上领奖台的那一刻,又想起当年自己写下的志愿,他说对于当初的选择,他无怨无悔。